

## 在大學的第一堂歷史課談歷史是什麼

張 元

一〇二學年度第二學期，我有三門通識教育歷史領域的課程，清華兩門：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二（東晉至南宋）、《資治通鑑》選讀：晚唐五代，以及台大的一門：《資治通鑑》選讀：隋唐。

開學的第一堂課，只是課程介紹，向選修的以及考慮修習的同學，把這一學期的課程如何進行，大概說明一下。由於這三門都是歷史課，那就要從「歷史」是什麼說起了。

「你們在中學都上過很多歷史課了，大學生為什麼還要修習這門歷史課呢？我想，主要的理由，恐怕不是增添些知識的內容，而是對『歷史是什麼』有一個重新的理解。如果你們不相信，請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：『歷史』這個詞有兩層意思，請告訴我，是哪兩層？」

「歷史」什麼時候有「兩層」意思？在座的同學，臉上不無困惑，也就乏人舉手回答。我說：「兩層是指上層與下層嗎？」當然不是，大家都笑著搖頭表示不同意。我又說：「那麼，是指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想嗎？」看來也不大對，還是不表示意見吧。這時已有學生舉手說：「兩層指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。」不少同學微微點頭，表示贊同。我說：「不對。兩層意思，一層是指過去發生過的事情；另一層是指對過去發生過事情的理解與表述。<sup>i</sup>請你們仔細辨別一下這兩層意思的不同，如果想清楚了，就知道所謂的『歷史事實』是指歷史家告訴我們的「事實」，還是屬於第二層意思而不是第一層意思。歷史當然是指過去發生過的事，只是過去究竟是怎樣的情況，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了。」<sup>ii</sup>

我接著說：「過去發生過的事，是經由歷史家的工作，把留存下來的資料，加以蒐集、爬梳，整理出一個大概的輪廓，再加以精細的解說，才成為我們所認知的過去世界，也就是所謂的『歷史』。所以，我們也可以說：『沒有歷史家，就沒有歷史。』這句話，你們可以理解嗎？這裡所說的『歷史』是指第二層意思，對吧！再者，對於我們所學習的歷史知識來說，是第一層意思，即過去發生的事情重要呢？還是第二層，也就是對過去事情的理解與表述重要呢？再強調一下，我們所學的『歷史』，應該是第一層意思，還是第二層？」同學都說：「第二層意思，才是我們所要學習的歷史。」「對的，一定要記住，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，期中考我會出題考這個觀念，你們一定要記住！寫出正確的答案！」

「對過去事情的理解與表述，是歷史家的工作。我們知道歷史家是從問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開始，蒐集有關的資料，分析這些資料，找出最關緊要的訊息，做為主要證據，經過嚴謹的推證，回答提出的問題，最後加以精確而優美的表述。不過，大家想想，哪一門學術不也是從問問題開始，蒐資料、找證據、做推證以

回答問題？所以，歷史作為一門知識，仍然應該有其本身的特點才對，但哪是什麼呢？」

「英國的歷史教育專家講到歷史學習時，把歷史知識時分為『實質概念』與『第二層次概念』兩類，很有參考價值。所謂『實質概念』指包含具體知識內容的概念，如『封建社會』、『工業革命』、『貞觀之治』、『安史之亂』等，但這些知識內容是怎樣建構起來的呢？則屬於『第二層次概念』了，它主要指時序、變遷、因果、證據、解說與神入這六項。我做個簡單的說明。」

「時序是什麼，大家都了解，因為歷史是時間的學問，事件的時間前後當然不能弄錯，可是時序還有了解一個長時段特點的意思，我們不能忽略。變遷對我們來說也不陌生，太史公就說過『通古今之變』的話，變與不變（持續）都是歷史長河中的重要現象。變化的出現，必有其因，亦生其果，但因果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，如同一面巨大的網，而不是一條直線就可以推斷出來。證據當然重要，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，就是嚴謹的表現；證據的運用，一方面不可以偏概全，更重要的是若有『反證』出現，你的證據就功效大失。解說指相同的資料，也未見反證，只因為觀點、立場的不同，得出不同的解釋。例如秦始皇，如果從政治體制的建立，疆域版圖的奠定來看，他確有功業，應予正面評價；但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十分痛苦，他是施行暴政的暴君，應予負面評價。兩種歷史的解說都可成立，沒有對錯的問題。最後講到『神入』，也許是同學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彙。神入，就是英文的 **empathy**，也譯作『同理心』或『移情作用』，在歷史教學上，我們一般習於使用『神入』這種譯法。神入是指經由文字的解讀，進入人們心中，探索、體會人們的內心活動，或尋求昔日某個群體的想法或心態，藉以感受時代的氛圍。我們讀到文字的記載，大多屬於事情的表面，宛如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，參與其事的人物，其思慮、關懷等內心活動，才是水面之下冰山的主體；儘管記述甚少，又嫌模糊，我們就可以不予理會嗎？」

「好，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測驗，或者說是小小的遊戲。請拿出心中的紙以及心中的筆，寫下六項第二層次概念之中，你認為最為重要的兩項。」

「宣布答案：證據與神入。這不是我說的，是英國的歷史教育專家倫敦大學李彼得教授（Peter Lee）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。英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進行歷史教育的改革，成效卓著。其中有一重點就是藉由第二層次概念的學習與練習，培養學生歷史科的核心能力。」

「我想還是應該多介紹一下神入吧，不妨舉個歷史上的例子，或許大家能留點印象。三國歷史，大家都熟悉，白帝城劉備托孤的事，都知道吧，我就舉這件事來談談。

白帝托孤，與三顧茅廬一樣，幾乎是無人不知的典故。史書記載，劉備在夷陵道為陸遜所敗，退至白帝城，病重，召諸葛亮與李嚴至到面前，對諸葛亮說：『你的才幹十倍於曹丕，必能有所作為，如果劉禪可以輔佐，麻煩你輔佐，如果他實在不堪，你可以取而代之。』諸葛亮流著眼淚說：『我一定盡我一切的力量，效忠朝廷，直到我的最後一天。』北京大學田餘慶教授說，劉備的話是講給李嚴

聽的，告知這位四川舊勢力巴蜀士人的領袖，蜀國政權交給新來的荊襄士人首領諸葛亮掌控，也就是在李嚴的面前，鞏固諸葛亮的地位。田教授的解說儘管甚為精彩，但我們不必採用他的說法。

我請大家想一想白帝城內，劉備身旁，是怎樣的景象，體會一下，當時呈現怎樣的氛圍。我想，那股哀傷的、悲痛的，甚至是淒慘的雲霧，籠罩在每一個人的心頭。劉備面對眼前這位智謀出眾，術德兼修的摯友，所傾訴的最後遺言，必然出自肺腑；而諸葛亮看到這位曾經為之指陳天下大勢的英雄人物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請求，必定感動不已，於是流下沉痛的眼淚，而他的回答，必然也是出自肺腑。在這樣的情景下，幾乎沒有任何「心機」的存在空間。如果，你認為劉備有其心機，他深知兒子劉禪不才，就用這番話套牢諸葛亮；因為諸葛亮總不會說，好的，讓我輔助看看，真的不行，我就遵命，取而代之。所以，諸葛亮只有輔佐劉禪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了。我覺得，我們讀史書不可以如此理解。因為，我們讀書，主要是為了充實自己，讓我們的境界有所提升，提升到史書上賢人英雄所呈現的意境，而不是把昔日的英雄拉下，拉到如同我們自己一般的低下。如果讀書，或讀史書，得不到有益身心的好處，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讀它呢？」<sup>iii</sup>

上個學期，期末試卷中，有一位同學寫得很好，我念給大家聽聽。這位同學是清大外語系四年級的的 9942029 石寶文。

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講「白帝託孤」的那段。

老師說：「你們要是覺得劉備死前這番話是故意講給諸葛亮聽，以告誡他休想篡阿斗之位，那你們就把他想的跟你們一樣賤！」老師頓了頓，轉頭又說了一遍「那你們就把他想的跟你們一樣賤！」

我就是老師口中的賤人。的確，在還沒上到這段時，我對劉備的印象就是長得很奇怪，很卑鄙的人（摔阿斗）。

我也不懂為什麼卑鄙的人可以得到關羽和偉大的諸葛亮的認同，且他們心甘情願屈居下位。

可是從上課內容知道，老師說的對，一個將死之人，面對推心置腹、患難與共的朋友，臨死遺言難道不是出自肺腑嗎？若我認為諸葛亮是位了不起的人物，那麼他所效勞的劉備也一定不是泛泛之輩，而由死前劉備情真意摯的一番話可知，劉備果真是英雄人物啊！

最重要的是「神入」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去看，事出必有因，學會進入孔明和劉備的心裡，我不再是賤人了。

我要聲明的是：我沒有說「賤」這個字，而是說跟自己一般「低下」。我知道有些字是不宜說出口的，就像「跟你們一樣賤」這樣的話，就會招至反感，十分不妥。但我還要說，石寶文並沒記錯，因為她記的是她聽到這句話時的感受，一種十分強烈的感受，於是「低下」就變成「賤」了。也因為這個字很強烈，我用力念出兩個「賤」字時，三個班的許多同學都笑了，表示都接收到石寶文發出的訊號了。

半年之後，同樣的題目，要同學回想反思一下，這一個學期關於中國歷史的學習。好多好多同學都提到，第一節課印象至深，知道了什麼是「神入」，隨著課程的進行，不斷的練習，愈益了解熟悉，也就更覺得有意思。同學覺得真有所獲，我想有很大部分，應該是石寶文的功勞，她讓大家對「神入」有了真切的認識。

最後，談談上文提及的那道試題。期中測驗問：「歷史一詞有兩層意思，請問：是哪兩層？」這是八題選做四題的簡答題中的第一題，同學選做的不多，答對的甚少，仍有不少同學寫：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。這是怎麼回事？我想，這個觀念不容易記住，我就是再三說很重要啊，要考喲，同學還是記不住。但是，為什麼石寶文說的神入，他們就能夠記得呢？我的解釋是，同學聽到觀念、定義，交給腦中主管理性認知的部分，但聽到神入的例子，就由腦中主管感性的部份處理了，這或許是為什麼一個記不大住，另一個就自動記住了。這樣的解釋供您參考，也希望得到您的同意。

2014年7月1日

---

<sup>i</sup>何兆武，《歷史與歷史學·自序》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，1995）

<sup>ii</sup>清華電機系一年級張耘盛 102061105 在期末考卷上寫道：「記得第一堂歷史課，教授曾言：『什麼是歷史？是所有發生過的事情嗎？不是，發生過的事情只有上帝才知道。』這樣的概念顛覆了我過去對歷史的了解。」

<sup>iii</sup>請參閱：拙撰〈陸遜心目中的劉備---學生學習「神入」的一例〉載《歷史教學》（天津）2011年9期上半月，頁20-22。亦見於「清華歷史教學網」。